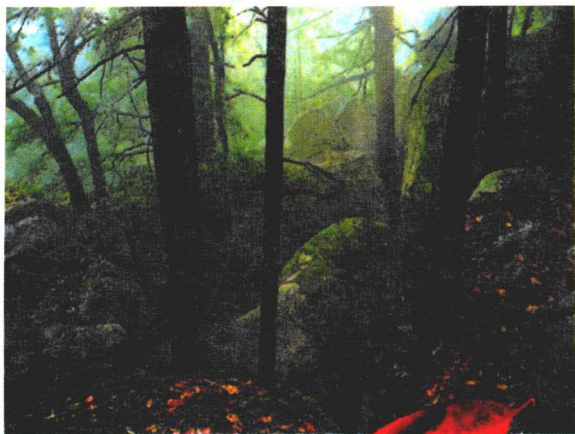


主编 / 季羨林



雾里峨眉

吴祖光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雾里峨眉

吴祖光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羨林,谷向阳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3
ISBN 7-80606-247-5

I. 20… II. ①季…②谷…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28483 号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雾里峨眉 吴祖光 著

责任编辑:王保华

封面设计:龙震海

开本:787×1092 毫米

· 32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年3月1版第1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1-30000套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 100 册

定价:998.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 策 划:王保华

作者小传

【吴祖光】1917年4月21日生于北京。原籍江苏武进。笔名有吴君石、绿英、吴韶、宗明、司徒电登、杨双等。北京读完中小学后，在中法大学中文系肄业。1937至1941年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1941年至1943年在中央青年剧社、中华剧艺社任编导。1944年后任重庆《新民晚报》副刊编辑。1946年后任上海《清明》杂志、《新民报》副刊编辑。1947年至1949年在香港任大中华影业公司、永华影业公司编导。建国后，历任中央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北京京剧团编导。主要剧作已集为《吴祖光戏剧集》、《海棠集》，此外有电影、京剧、评剧剧本多种。

目 录

作者小传	(1)
寻春小记	(1)
雾里峨眉	(9)
长岛观日出记	(22)
小城春色	(28)
梦见紫荆树开花	(35)
北京的天桥	(39)
雍和宫的春天	(47)
虎豹别墅与琉璃厂	(53)
胡同生涯	(56)
除夕思亲	(62)
偷钱	(66)
重见天窗	(69)
训子篇	(72)
掌握自己的命运	(83)
迟来的悼念——陈白尘不朽	(88)
“秦娘美”	(94)
三十七载因缘	(100)
周公遗爱程派千秋	(108)

寻春小记

秋到昆明亦是春，
可怜多雨复多云；
喜见东川佳子弟，
愁绝西山睡美人。

我从来不会做旧体诗，但是今天行车在昆明往安宁温泉的西山道上，忽然就想出这几句不像诗的诗来；诗虽不佳，套一句老话：盖纪实也。下面我就来作一些注解：

北京电影制片厂组织了一个摄制组，让我们拍一部彩色的风景片。这可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差事，而且我们亲爱的厂长答应了我的要求到西南一带地方来。从八月中旬起，我们的摄制组从北京出发，沿途去找山水佳处，我们首先到了四川，在著名的芙蓉城——成都访问了武侯祠，薛涛井，望江楼和“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的杜甫草堂；又上过峨眉山，灌县的青城山、都江堰；也去了新都的桂湖……

“镇日寻春不见春……”

可是我们去迟了，即使我们坐着飞机追赶时间，百花齐放的季节也早已遵循着自然的规律悄悄地溜走了。万绿丛中失去了红色，无论摄影机摆在什么角度也总是教人感觉抱歉的了。一叶落而知天下秋，那无边树木趋向凋零，其变化之急骤简直是看来吃惊的；难得发现的一两株花朵，只隔不消半日便会枯萎。这时我不由想到诗人杜牧《咏湖洲女儿》的诗句：

自恨寻芳到已迟，
昔年曾见未开时；
至今风摆花狼藉，
绿叶成荫子满枝。

譬如说，峨嵋山春日里的上百种花早已开败了，夏天的满山游客散尽了，冬天的晴空云雪还没有到来，现在可正是烟封雾锁十日九阴的时节。譬如说，我们赶到桂湖正值秋来，可是不巧，第一度桂花刚刚开罢，第二度桂花还含苞未放，走遍湖滨连桂花的香味都没有闻到……这时候，“无可奈何花落去”，我对这位落魄江湖的杜牧的寂寞情怀又算是领略了几分。

秋天里的春天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完成任务。我们必须找到秋天里的春天。找啊！找啊！于是我们就找到了昆明。

我过去没有来过昆明，虽然我早就听说昆明是西季如春的城市。经验多了，就知道光“听说”不算，必得要“眼见为实”。在这一点上，可爱的昆明可真不教人失望：飞机还没有降落，刚掠过滇池的晶莹绿水，飞机场上的一大片粉红色夹着白色的波斯菊就把人给吸引住了。这里简直就是一片花海。走进花丛望不见边。把人都给埋在花里了。这只是一片野花，显然不是人工栽植的；只在每年落花时候，花种随风吹散，花就一片接连一片越开越多。我相信假如没人阻拦的话，以后昆明机场的飞机只有在花丛里起落了。

作为季节说来，昆明的春天自然也是过去了。昆明的茶花、杜鹃、樱花、梅花、桃、李亦早开罢了。可是秋天的昆明仍是彩色缤纷，花团锦簇；使我们的摄影师见此光景，笑逐颜开。我们是吃过亏的了，不管别的，先抢着把花拍下来；从早晨工作到黄昏日落，用了三个整天，我们拍了无数的花：大丽花，菊花，茶花海棠，竹节海棠，秋海棠，玉兰，芙蓉，月季，葵花，吊钟花，鸡冠花和别处还没有见过的叶子花——花是红的，但是形状和它自己的叶子一样——还有我们都叫不出名字的无

数的花……

大丽花开得有大茶盘那么大。太大了，太重了，它的花茎已经支持不住它，任它卧倒在地上。

拍花的时候，我们常常把天空作为背景。昆明的天空蓝得那样神奇，那样透明，好像只要注目多看一会就会让我们透过它看到另一个世界；白云一团一团镶在蓝天上就像凸出来的一般。一位画家对我说：“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蓝的天。”

就在这时候我接到家里人从东北来信，说天气很冷了，下过一场大雪，穿上厚棉衣还“飏得慌”。可是在昆明早晚穿上外衣，白天的阳光下穿一件衬衫就正好。

昆明的蓝天白云跟了我们十天。这十天里面，我们像永远不会满足的年轻人一样，每天早出晚归；拍了昆明的花，拍了翠湖，大观楼，黑龙潭，金殿，圆通山，古幢公园……

阴雨天气里讲讲睡美人的故事

可是从十月一日国庆日起，昆明的太阳和我们闹起别扭来了。一连五天，不是多云，就是落雨，拍外景碰见这种天气就只有叹气的份儿了。开始两天，我们说：“也好，这算是天给我们放的国庆假。”可是一连五天就受不了啦。我们的下一个目标要拍昆明的西山，西山面临滇池的一段人们叫她做睡美人山，她的形势就像一个仰卧安睡的女人……

“从前有一对青年男女，过着互相爱恋的日子；他们过得非常的幸福，非常的甜蜜。有一天，女人要丈夫去为她采一种开在海里的花；丈夫给她采花去了，可是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可怜的女人思念丈夫，忍不住悲伤，昼夜不停地哭泣。她的眼泪流成了五百里的滇池。

她的眼泪流尽了，她倒了下去，她的长头发飘在脑后，一直拖在滇池里……”

这是人家讲给我听的睡美人山的故事。这个朴素爱情故事具有着奇怪的魅力。睡美人的形体非常巨大，下临滇池，上接云海。现在她睡得非常安静，非常甜美；但是想到她苦苦等着丈夫泪尽倒下的情景就让人心酸。海里的那种小化我也看到了，滇池的水面上飘得到处都是；是一种白色单瓣，鹅黄色花心的小花，当地人叫它做海菜花。许多妇女和小孩荡着小船去采这种花，因为这种花连同茎叶可以当菜吃。

为什么那可怜的男人就不回来了呢？是不是那个时代世道崎岖，他遭遇到什么不可测度的灾害？而海菜花眼前到处都是啊！是不是美人死后，她的丈夫才让海菜花开满了滇池的？假如在她生前，丈夫采得海菜花回来，我们就会看见睡美人醒过来，笑起来，站起来。她会站得比西山任何一个山峰都要高，和她的爱人站在一起。那时候她留给人们的将是欢乐，不让我们再忧愁。睡美人，睡美人，你为什么不生到现在呢？

为什么睡美人教人忧愁？那还是一连五天的阴雨给

我的感染。那一天我爬上我们住所的楼顶去看睡美人，眼前只见一片云雾，睡美人也不见了。

在昆明看川戏

假如说秋天里有春天，我们在晴天以后的阴天里亦有不幸中之大幸。

我非常喜欢看川戏。川戏是一个传统深厚，多姿多彩，充满着聪明智慧的剧种。这些年来，我每看一次川戏，无论在艺术上的享受和知识上的启发都是难以伦比的。

重庆市川剧院和我们前后脚来到昆明。他们将在这里作两个月的旅行演出，这对我们在阴雨天气里走投无路的摄制组说来乃是意外之喜。热情的川剧院给了我们看戏的方便，尽管他们的戏票经常卖到三天以后，但是我们把他们演出的节目几乎都看到了。我看过了他们演出的两个大戏：《穆桂英大战洪州城》，《幽闺记》和近二十出单折子戏。

这个剧种的“本钱”之厚是少有的。这次看到的节目大都是以前没有看过的，这次看到的演员也是以前没有看过的。拿节目来说，一个节目有一个节目的光彩；拿演员来说，一个演员也有一个演员的光彩。

在北京看过的川戏演员，旦角里有阳友鹤，杨云凤，陈书舫，许倩云，董汝陵……这回我们看到了琼莲芳，苹萍，秦淑惠，林琴新；在北京看过的小生有袁玉玺，

曾荣华，谢文新，江尚峰，周文风……这回我们看到了吴辉新，李文韵；在北京看过的小丑有周裕祥，刘成基，陈全波，周企何……这回我们看到了李文杰，笑依……川戏有多少可爱的节目，川戏就有多少可爱的演员。

重庆市川剧院的老院长周慕莲先生今年五十六岁了。他是川戏旦角的宗师。他还在演戏，而且还在钻研改进他的许多杰出的节目。他是虚心而又诚恳的，学习和工作态度真是令人感动。他也将参加演出几场，我在等待看他的戏。

不能出去拍片子，看川戏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了。我在摄制组里作了川戏的宣传鼓动员，使得同志们原来没有兴趣的，甚至说“看不懂”的也被川戏征服了。使我们高兴的还不止此，重庆市川剧院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男女学生；这些孩子们最大的十八岁，最小的只有十二岁；他们只学了三年，但是在台上已经显出了逼人的光彩。像刘卯钊，她饰演《幽闺记》中的妹子蒋瑞莲。她的表情，身段，唱和白口，演来从容伶俐；和著名的演员苹萍合作的丝丝人扣，把这一个聪明懂事的妹子演得非常可爱。

作为一个川戏的爱好者，我为川戏喜欢，他们的新一代又和老一辈的演员接上气了。这些年轻人又恰恰赶上了好时候，这不仅仅意味着政治上的全国解放，而又是“百家争鸣”的思想、艺术解放的时代；他们能学到的和作到的比起三年前的路子就宽多了。他们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重庆市川剧院明年想到北京来演出，我真希

望他们来。

我们和川剧院的同志们做了好朋友；和那些将来的大演员，现在的小演员尤其亲热。他们同样地热爱我们的电影事业，川剧院的全体演员都被我们的摄影机拍到昆明的秋天里的春天里来了。

太阳又出来了

阴天已经过去了。这些天阳光大好，雨后的蓝天更加朗澈，我们又背起了摄影机在昆明市区和近郊满处跑了。春天在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我们要把永恒的春天带给没有来过昆明的人。

1956年10月7日

雾里峨眉

1944年的夏天我曾在四川的“秀绝天下”的峨眉山住过两个月。一同上山，一同住在双飞桥清音阁上的一间房子里，并且一同下山的是剧作家宋之的。1956年8月底我第二度再到峨眉山，距离前一次已经是十二年了。时代已经变了，解放后的峨眉山仍是那样郁郁苍苍；而十二年前的游伴，爽朗健硕的宋之的同志却在一年前再也教人难以想象地做了古人。想到这里，心里就觉得难受起来了。

从成都乘车出发的时候还是阳光明媚的天气，但是来到峨嵋县就见蒙蒙细雨弥天盖地而来，远远望见的峨嵋山在云里雾里若隐若现，真像含愁的美人一样蛾眉双锁。是秋天了，绿暗红稀，雨里的峨嵋特别显得萧索；山上游客也很少了。我们来迟了一步，这上山下山的八天时间，就都在雾里过了。

报国寺里读《聊斋》

在成都出发之前，我一人去西玉龙街、玉带桥街逛

的《游览指南》的。

到了乐山，去拜访了乐山专区区委，才在宣传部借到了一部《峨嵋山志》，还是“民国二十三年”在苏州出版的，距离现在二十多年了。

捧着半部《聊斋》，两本山志上峨嵋。来到山下的第一座大庙报国寺已经是黄昏掌灯时候。天气热得很，我们一行五个人趁着天色已经暗下来，就在庙门外边的小河里洗澡。附近的农民牵着牛从桥上走过，点点头和我们打招呼。这假如是在城市里，几个人在路旁光着身子洗澡就会变成奇闻了，可是在这儿简直是这样自然，谁也不觉得新鲜的。

巍峨的报国寺油漆一新，虽然天黑了，也感觉得到那壮丽辉煌的气派。我被安置在后殿里的一间客室里，全部是新式的家具，藤沙发，写字台，弹簧床。除了那一盏油灯之外便像是城里的大旅馆一样了。九点钟准备睡了，临睡之前，我到屋外走了一走，才发现这一排卧室就在后殿的廊前，对着房门是一排高大庄严的佛像。天黑了，只凭着佛前的油灯看不清楚佛像的面目；我站在地上也就只及得佛前的须弥座一般高，还够不到佛的脚面；数了数，有七盏佛灯，影影绰绰地就是七尊大佛。佛殿当然也是高不可攀的。就在这时候，我忽然觉得有一阵恐怖之感袭来，好像回到了那不可知的远古的年代。昏昏的大殿里只有我一个人，远远传来几阵鼓声也是那般深不可测，随后便是什么声音也没有了。人都到哪里去了呢？常年住在大都市里的人是永远也体会不到这种